

影音館 Machine Gun Preacher——救世力王

文：大秀

由「戰狼」大隻佬謝拉畢拿主演的Machine Gun Preacher，可以說是「慈雲山十三太保」的美國正義版加強版——真人真事改編，講述一位名叫Sam Childers的前典型不良少年，在十多歲時移居明尼蘇達州，自此煙酒毒品無惡不作，更成為電單車黨成員，絕對邪惡。在偶然之下，他接觸到神，在90年代初經牧師指點下，幾年後到南非蘇丹作體驗之旅，結果，他不單要到南非體驗人生，還發起了拯救當地被擄拐的當童兵或性奴的小童，絕對改變世界。Machine Gun Preacher就是要講這個故事，硬漢勇救危難兒童，偉大！

負責電影原創歌曲的Asche & Spencer，主要炮製電視廣告配樂，電影作品連Machine Gun Preacher在內也只有五齣，其中較多人記得的是荷莉巴里主演的Monsters Ball。在這電影中打頭陣的(亦是唯一有主唱的歌曲)〈The Keeper〉，由Soundgarden主音Chris Cornell負責，他那焦油味重的聲音歌斯底里，表現中規中矩，但以Rock Vocal來說，在這氛圍內

比用Eddie Vedder更適合。餘下樂章大部分給他主導，卻沒有濫用藍調和田園音樂，配合適量假弦樂，蒼涼和激昂同樣能兼顧。個人特別欣賞〈Child Sniper〉、〈Playground〉和〈Battle with LRA〉，前兩曲情緒恰好處，後者敲擊樂極有藝能山城組味道。

大隻佬謝拉畢拿，在《戰狼300》冒起之後，接二連三拍攝過不少「二線電影」，包括一些明顯要賣弄他身材的chick flick如《單身大急救》，又有賣弄他身手和身材的《電玩逃殺王》……似乎，之前，一眾導演還沒有看中他的演技，但這次的Machine Gun Preacher，由Mark Forster執導(前作有《離奇過小說》、《追風箏的孩子》和《新鐵金剛之量子殺機》)，應該是想藉Sam Childer這角色，讓他有機會升級為實力派……這位新晉「Bond導演」，獨愛搖滾樂，就在《量子殺機》已用上Jack White搭Alicia Keys。不過，在Machine Gun Preacher獻唱的Chris Cornell，卻在再前一集占士邦電影《皇家賭場》唱過電影主題曲。



二手碟評

文：勇先

鹹魚價一手碟 ——《在克勤身邊》

很多時候，一隻二手碟的定價高低，都反映着該名歌手的受歡迎程度，當一名歌手愈多個人專輯落入「5元/2元區」，其星途自然愈堪憂，故此二手碟市價可算是歌手受注視程度的寒暑表。

然而有境況更坎坷的歌手，即使出碟，最終還是以十多二十元的「二手價」促銷。當中的經典例子，便是今日在樂壇還剩下相當餘熱的李克勤。90年代中的他，陷入事業谷底，個人專輯反應極為冷淡。很多小型唱片舖，為減持手上李氏的「蟹貨」，往往以超底價促銷李克勤的專輯。這張1997年出版的《在克勤身邊》，就是該專輯面世後半年，本人在某唱片舖以十元賤價帶到我身邊。

那時的李克勤，為挽救事業，曾遠赴外國學唱歌，轉唱腔，但事業繼續下行。新碟銷情不佳，導致他的二手碟回收和售價落入「十元八塊」的「天屎」行列。然而，當時其大碟的整體素質仍然甚有暗頭。以1997年《在克勤身邊》為例，那陣子剛踏入30歲的他，經歷過之前幾張大碟慘淡的銷情，銳意脫下年輕的玩味，換上專業認真歌者的成熟形象。大碟封面反璞歸真，來一張幕後製作人的「男人大合照」，擺出一副只賣音樂，不玩形象的自信。〈在我身邊〉大路順耳的旋律，顯然是有意成為當時婚宴裡的「主打歌曲」；〈菜湯〉則道出一個男人婚後平淡卻不失愉快的生活；至於〈咒詛〉、〈進退兩男〉和〈隨時消失的女人〉，更似是唱出「中坑」情場失意的不忿與悲壯。值得一提是大碟的最後一首歌同樣是〈在我身邊〉——16 bit，原來當時為了向識貨的樂迷展現以24 bit的優質錄音質素，特別加插了一首以舊有制式的16 bit，讓大家「貨比貨」。雖然兩者的分別是否明顯得人人也聽得出，實在叫人存疑，但多少也是為了強化李氏在樂壇上實力派歌手的定位而已。

整張大碟貫徹90年代李克勤的專輯——保持水準，要彈的，大概是驚喜欠了一點。印象中這張強調實力、成熟的《在克勤身邊》，推出後並沒有立時讓流失了的樂迷再次返回克勤身邊，反而更遇上他一段沒新歌、沒唱片公司的黑暗時代。這10元，不僅讓你發現這被人冷落了一張專輯，也叫人看到這位歌手，在失意時如何努力堅持。



港產片

文：金寶

金像獎美指 雷楚雄的堅持(下)

雷楚雄在80年代於英國修讀美術及設計系，入行23年至今，曾參與超過80部電影的美術設計工作，在本月開辦的課程「香港電影美術全接觸」上，他將聯同多位本地首席美術指導分享工作中的實戰經驗，但其實長期處於嚴峻的工作環境當中，要應付多樣化的挑戰和導演們的高要求，雷楚雄的工作態度亦十分值得和大家分享一下。

每一次的美術工作，都由接到劇本開始。雷楚雄在收到劇本後，習慣會先自行構思該部電影的美術方向，在完全不知道導演的想法下，先根據自己的感覺去建構想像中的電影世界。「準備好了我才会跟導演開會，聽他的想法，交流大家的想像世界，我亦會跟導演解釋清楚自己想法的由來。美指的責任是為導演拉闊視野，為他提供多重選擇，大家意見相左是很常見的事，當出現這種情況，我也會積極地嘗試說服導演，但如果導演堅持自己的立場，我便會試着去理解他的想法，因為他們的堅持都一定是有所原因的，找到了這個原因，我便會完全投入他的想法之中。」

若遇上要求高，或想法天馬行空的導演，雷楚雄亦有一套處世之道。「每部電影的美術工作，都有不同程度的難度，有時也會遇上一些沒可能辦到的差事，但我們不可以跟導演說『不』，唯一的辦法是盡力去做。我們有一項堅持，就是每件事都一定有解決的辦法。導演也是人，他也明白時間的限制，但身為導演就是要不斷追求自己理想或是更好的東西，所以我會帶着助手們盡全力去做，做不到十足都希望能夠接近目標，導演明白了你已經盡了全力，會比較願意包容你的不足，不會繼續為難你。這麼多年，我的座右銘是：合理的要求是訓練，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煉。」

而這麼多年來，所收的弟子無數，其中有幾個令雷楚雄印象特別深刻。「我曾經在演藝學院擔任過客席講師，那時我帶了四個學生參與美術工作，他們一個讀平面设计，一個讀服裝設計，一個讀室內設計，但有一個女學生，她甚麼美術課程也沒唸過，但他們四人去羅致道具，這女孩帶回來的東西是最好的，因為她肯動腦筋，有自己的想法，亦很有觸覺，所以我常說不怕不懂得做，就怕你懶，不肯做。」那個努力的女孩今日已經成為了導演，她就是麥婉欣。至於另一個徒弟，就是今日亦成為了導演的郭子健。「子健找人介紹，說想跟我做助理，那時我連他的作品也沒看，就收了他做助手，因為他的誠意打動了我，即使沒有看過他的作品，已可感到他對加入電影工作的熱誠。」有意加入美術指導的朋友，會否在這篇訪問中找到一點「成為電影人需知」的提示？



《畫壁》本月13日在港上映，內地觀眾看孫儷、鄧超的夫妻配，看閻妮的風騷，還有一個主角，熟口熟面，卻可能一下子叫不出來名字。早年港產片裡面的奸角，直到荷里活電影Matrix驚鴻一瞥，鄧兆龍沒有大紅大紫，卻如一股銀幕上的潛流，逐漸顯出氣場。從反角到正角，他說並沒有可以轉型，但多年的歷練亦加持了他的功力。

文字才讓人血流不止

2007年的港產《導火線》裡，鄧兆龍和甄子丹的對打戲足足長達8分多鐘，拳拳到肉，你死我活。當時鄧兆龍40歲，甄子丹44歲，兩人的身手和爆發力都讓畫面充滿張力。鏡頭背後，他是個不動手不動口的斯文人。18歲進洪家班，泡香港電影圈，粗口、濫交、老油條，都是每日的家常便飯，他彷彿有一道隱形的過濾器，水火不侵。

「我在洪家班，前輩說我以後做不了武術指導，因為我的脾氣太好，做武指要會罵人。在香港的片場，隨便張口都是×××。可是罵人有甚麼用呢？還好我看過世界，游過大海，知道人家荷里活是怎麼做事，不用大驚小叫一樣也拍出了好片子。」惡習他學不會，他教自己兩個8歲的雙胞胎兒子也是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」，「我對他們說，如果有人來搶你們的東西，就給他。不要打架，不要吵，先走。吵不到，打不到，生氣的是對方。」小孩子們至今從未打過架，和他自己保持至今的紀錄一樣乾淨。

「是真的學不會(罵人)，過去的15年，我養成的最壞的習慣就是抽雪茄。我在LA和dealer(毒品販子)打過交道，有時去一些party，門一關就有人找上來，然後下次不會再去。那些東西誘惑不了我，我從小看得太多。」

就像《畫壁》裡他飾演的孟龍潭，蕩走江湖，身經百戰，百毒不侵。當然，也有軟肋。

劇組混大的，和學校無緣。「但我知道，學校是我非去不可的地方。」家父早逝，兄弟姐妹13人，都要獨立掙扎。他6歲出門做小幫工，給佛像店做雕刻的師傅打雜，之後轉行做麵包師傅。18歲遇見洪金寶前，已做了多年的武打替身。

「從小打拳頭長大，我常說，拳頭打誰都可以，

受了傷去醫院就好。但我覺得拿筆的最厲害，可以寫到你流血不止。」

98年他舉家移民美國，他覺得進學校念書的機會到了。「先學習英語。我一點英語都不會，老師說我像白紙一張，反而能夠掌握得比較準確。但你要問我一些單詞中文怎麼講，我是不會的，因為我學的時候就不是一邊看中文一邊記英文。」大學開出必讀文學作品，每周交兩篇論文，他像發現了開啟演藝之門的鑰匙，看到了靈光，「比如要分析《Great Gatsby》，就要搞清楚主角的背景是甚麼，發生了甚麼事情，跟看劇本一樣。後來我接拍《畫壁》，也開始做一些人物分析。很多細節的琢磨，講話方式的差異，導演是不會拍出來的。」英文過關，他接着進修電影課程，期間太太懷孕、生小孩，他就學校、家庭兩邊掛。2年後，在美國參與「Matrix」的袁和平找他試鏡，從此改變他事業的走向。「這是無心插柳，」他說，「荷里活的世界，不是你進想就能進，住在LA的人，幾乎個個都在做夢。」

要做50歲的Leading Man

2005年參演袁和平和于仁泰的《霍元甲》，被視為回流。此後每年以幾部戲的慢速，緩緩的滲透進觀眾的視野。「但是這邊的劇本一直很不成熟，過去就是這樣，不會有很多的detail給你，演員抓不到心境。」90年代他曾一年狂拍6、7部電影，拍到最後都忘了片名，現在他開始學以致用，拿作品分析的態度來看待劇本的角色，大導演的戲，如果只是打



攝：梁小島

鬥的角色，他也毫不猶豫的推掉。「去年徐克拍3D片找我，我問他，打鬥之後人物會怎樣，導演說，沒有了，就是結尾再大打一次。我坐車回家，在路上想，角色沒有前後鋪墊，倒不如再去找另外一個角色演，就算了。」

近年多了在內地拍戲，他更我行我素，「上面喝酒是一定要乾掉的，但我還是照喝我的。如果你看不慣我的個性，那麼下次請不要找我。」他越來越堅信，只有好作品才有發言權。「我不在乎朋友的多少，貴精不貴多。有些人手機裡有幾百個號碼，夜深人靜時，發現大部分電話都不能打。那麼多無用的號碼，不如刪掉。」

「我現在簽約光線公司，他們讓我搬回北京住。我說，當時我離開香港去美國，很多人都不知道我移民，還是能找到我。所以住在哪裡並不重要，沒有實力，就算住在張藝謀的隔壁也沒有用。」

他一直用正面態度看待世界。十幾歲在劇組做人小弟，給張曼玉、梅艷芳做過替身。「我們被叫做『替身替』，就是替身做不好，便要替替身演出。那種工作從來都不好做。」「可是那時候我對自己說，如果你能熬過今天，明天就能過得好一點。」現在拍片，順境、逆境常有，「我也說，過了這一部，下面的工作都會接踵而來。」

洪家班的訓練，他學到了尊重和刻苦，終身受用。「現在東南亞電影圈也在轉型，50歲還能繼續做Leading Man，可以說是電影真正的黃金期，我會更加珍惜。」



孟龍潭身經百戰，也煉就一雙清眼，看破迷塵。



Matrix裡的鄧兆龍，是正義的化身。



《導火線》中的鄧兆龍，是正義的化身。